

041

京劇談往錄三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編

北京出版社

京剧谈往录三编

JINGJU TANWANGLU SANBIAN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875印张 487 000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 001—13 000册

ISBN 7-200-01156-8/J·92

定价: 16.70元

序

继1985年《京剧谈往录》出版、1988年《京剧谈往录续编》出版之后，现在我们又把《京剧谈往录三编》一书奉献在读者面前。

我国京剧艺术迸发出的绚丽光彩，无疑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因此《京剧谈往录》及其《续编》出版之后（1986年《京剧谈往录》还再版了一次），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现在书店已很难买到这两册书了，而且不少读者来信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编好其再续编，这就是我们编辑《三编》的原因。

今年是徽剧进京200周年，如果以徽剧、汉调、昆腔等在北京相会合而产生京剧这个新的剧种而言的话，那末京剧绵延200年，繁衍出代代群星，创造出无数优秀剧目，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在这期间也有不少戏剧家笔耕墨录，把平时所见所闻星星点点记载下来，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如1962年在台湾逝世的齐如山先生，他生前曾访问过百余名当时的名演员，每人的访问经过都有记录。我们选择其中最详尽的四篇，即访问谭鑫培、陈德霖、余叔岩、杨小楼四人后写的《谈四角》，发表在这里。读者可以从这里看到虽然早已从舞台上消逝但仍栩栩如生的老谭等人的面貌。作者与这些艺术家是同时代人，熟悉其生平，文章有褒有贬，是难得的好资料。还有一位现在健在的著名戏剧家、也是名医的何时希先生，早年与萧长华、姜妙香先生等过往甚密，他替萧、姜二老整理过传记，他手头存有一本萧老自写的传记，经他整理后也发表在这里。在这本书里，还谈到

了二十世纪20年代在京剧界颇有名望的一些人，如孙佐臣、罗亮生、程君谋、陈彦衡等，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熟悉这些人的名字了。读了本书，能够帮助了解前辈的风范，从而倍增怀念之情。齐如山先生写的《戏界小掌故》和何时希先生写的《梨园旧闻》，罗列了人们今日罕知的大量资料，如30年代演出《玉堂春》时尚有“请医”一折，姜妙香先生演出该戏时还特标明演“读状”；当年全部《春秋配》有曲折复杂的情节，梅兰芳、尚小云均曾演过，后来作为折子戏演出时，只演“拷打”、“捡柴”、“采花”、“砸洞”，岁月流逝，轮到现在演出时，则只剩下“拷打”、“捡柴”两折了。由此可见，整理、继承京剧遗产是当代京剧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由北京发源后流传到全国各地的京剧，自然会在各地产生其优秀的代表人物，关于他们的资料也应当搜集在《京剧谈往录》内。因此，本书发表了有关周信芳、黄桂秋、刘斌昆等著名表演艺术家的材料。当然，他们的成长都离不开北京发源地，如周信芳先生在十几岁时就来北京与梅兰芳先生在富连成科班同台演出；“黄派”创始人黄桂秋先生，其实早年也是在北京学艺的。由北京生长的京剧鲜花，在全国各地盛开，而200年来的发展结果，远非《京剧谈往录》这本书所能尽述。要探寻其发展与源流，还有待于广大戏曲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共同努力。

由于《京剧谈往录》及其《续编》出版后影响遍及国内外，很多海外华人读了这两本书后，千里迢迢从海外为我们寄来了稿件。如当年中华戏校有名的“四块玉”之一的白玉薇女士，从美国加州寄来了她写的《我在中华戏校的前前后后》，文章浸透了她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在日本经商的香港同胞钱培荣先生为我们写了《记先师孟小冬夫人》，使关心当年以一曲余派唱腔红遍大江南北的孟小冬女士的祖国大陆同胞，得到安慰。现在美国定居的齐如山的公子齐熙先生以及在北京大学执教的女儿齐香教授，则向我们提供了齐老远去台湾后在台湾发表的戏剧著作。这样，《京剧谈往录三编》一书也是海峡两岸、大洋两岸中华民族子

孙携手合作的产品，它体现了中华儿女深厚的骨肉之情。希望《京剧谈往录》及其《续编》、《三编》广为流传，为繁荣发展我国的京剧艺术做出贡献。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90年2月26日

目 录

回顾上海戏剧学校·····	张正芳 (1)
我在中华戏校的前前后后 ·····	白玉薇 (70)
我所认识的梅兰芳 ·····	齐如山 (91)
梅兰芳首次东渡纪实 ·····	马宝铭 (97)
谈四角·····	齐如山 (103)
谭鑫培(103)陈德霖(115)杨小楼(141)余叔岩(169)	
忆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	吴石坚 (193)
萧长华先生生平·····	何时希 (212)
我所知道的陈彦衡老师·····	许姬传 (241)
忆余叔岩演的堂会戏和义务戏·····	刘曾复 (267)
记先师孟小冬夫人·····	钱培荣 (275)
黄桂秋老师和他的黄派艺术·····	朱永康 (279)
一代名琴杨宝忠·····	白宝华 (322)
我的梨园家世及从艺恩师·····	刘斌昆 (336)
罗亮生先生遗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	吴小如 (361)
附：戏曲唱片史话 ·····	罗亮生 (397)
戏界小掌故·····	齐如山 (417)
《卖马》变迁(417)——《女起解》变迁(418)——	
《金钱豹》变迁(419)——正角与配角 (419) ——	
前清无夜戏(421)——水袖·厚靴的来源(423)——	

程长庚与徐小香(425)——平剧中的盲演员 (426)
——角儿的生活(427)——前清国丧斋戒忌辰等日
皆不许演戏(430)——关于“关戏”(431)——谈戏
德(433)——《五花洞》今昔谈 (434)——《汾河湾》
的来由(435)——《问樵闹府》的身段 (436)——徐
小香与《八大锤》(437)——谈应节戏 (439)——南
天门 (449)——谈《打渔杀家》(450)——谈元旦戏
(452)——元旦“开台”(454)——谈检场(455)——
放彩火(457)——谈跟包的(458)——谈饮场(460)
——后台的座位(462)——谈票友 (465)——早期
的戏园(467)——戏园的副业 (469)——票友的来源
(472)——教戏(474)——谈打出手(475)——武
戏的打法(476)——旧剧七行七科(479)——

梨园旧闻……………何希时 (493)

记谭鑫培和汪笑侬的《珠帘寨》(493)——谭鑫培
屡易班名 (495)——由谭鑫培的城门洞喊嗓说起
(495)——名角的吊嗓(496)——谭鑫培、梅兰芳合
演之戏单 (498)——白牡丹与荀慧生 (498)——
1915年梅兰芳新戏(499)——梅派新戏之文明结婚
(500)——梅兰芳与姜妙香之青衫 (501)——1945
年梅兰芳演出昆曲 (503)——姜妙香的一次“滚
毛”(503)——杨小楼之昆曲武戏 (504)——程砚
秋学艺成名 (505)——程砚秋喜《朱痕记》(507)
——王瑶卿之巧思 (507)——坤角老生恩晓峰
(509)——姚玉芙善书法 (510)——朱琴心之细腻
做工(510)——徐碧云之《绿珠》坠楼 (511)——赵
桐珊欲改小生未成 (512)——我与程君谋 (514)
——孟小冬与程君谋 (515)——我和瑞德宝(516)

——忆张荣奎(527)——我与吴我尊(531)——我所认识的琴师和琴票(535)——回忆几位鼓师和鼓票(539)——富连成头科六大弟子(541)——崇雅社女科班(542)——丑角反串余太君(543)——反串武生(543)——余叔岩第一次到上海(544)——余叔岩与杜月笙的决裂(545)——“上海大亨”杜月笙的两次堂会戏目(549)——失扇记惜(552)——全部《春秋配》(553)——《西施》初演(557)——《红拂传》初演(558)——《上元夫人》之初演(559)——八本《雁门关》(559)——《夸才》之雋永(560)——论台上汗出(561)——说周瑜出场“亮靴底”及“打黄盖”的出场(563)——全部《玉堂春》剧本之起源及流派(565)——《会审》之满堂红(568)——《会审》是否应该删去“请医”一节(569)——《落花园》反调之两种唱法(573)——梅剧《黛玉葬花》琐谈(573)——梅剧《洛神》的诗情画意(576)——关于《洛神》的序幕(580)——《梨园十三绝图》简考(581)——南府与升平署(588)

后 记……………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594)

回顾上海戏剧学校

张 正 芳

我收藏着当年上海戏剧学校全体师生的一张珍贵合影，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总是思潮起伏，不能平静。整整50年了，当年那生龙活虎般的学艺生涯，虽已时过境迁，但一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从前童心稚气、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儿，眼下俱都鬓发苍白，且分处天涯海角。他们当中，有的侨居欧美，有的寄身港台，在不同的国度和地区，各自播撒着中华民族的京剧艺术种子，这是我们上海戏校的骄傲，也是中国京剧界的骄傲。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些当年亲如手足的同学们难得走到一起，难得重逢团聚、共话当年了。

先从我报考上海戏校谈起

我原名叫宋梅珍，苏州人，生于1929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商的父亲失业，一家六口生活困难，我们兄妹4人均遭停学。我年仅3岁就当上了包糖童工，赚钱补助家用。为了求知，只好到救济难童的免费夜校去读书。就这样，我断断续续读到了初小。

1939年初冬的一天，忽见我校的一帮小同学围在离夜校不远的墙边指手划脚地在看什么。我好奇地挤过去一看，原来是上海戏剧学校的招生简章，简章中给我最大震动的是免费学戏和负责食宿，而且还能学文化，我想这不比读夜校强得多么！何况我又最爱好文艺，从上幼稚园开始，每逢学校开恳亲会，总有我主演的

节目，像《卖报歌》、《蝴蝶姑娘》等等，连唱带做，往往得到全校师生的赞许。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还有什么犹豫的？当时我便自作主张地报了名。当我兴致勃勃跑回家告诉抱病的父亲时，却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宋家是书香门第，再穷也要有骨气，唱戏是下九流！怎么能去吃那让人瞧不起的开口饭？”我哭闹着跟他评理：“你不能供我上学，又不能让我吃饱饭，我学戏，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学能耐怎么不行？”父亲又说：“你丢人现眼去当戏子，让我怎么去见宋家的长辈和亲属？告诉你，宋梅珍三字不许落在戏子名单上！”我说不服他，忽然灵机一动，索性改个姓，将来唱戏登了报，不沾宋氏的边，家里亲戚长辈也不会找上门来。正好同去报名的有位夜校同学叫张丽珍，我们一商量，她让我改姓张，算是她的妹妹。于是我又第二次赶到戏校，把宋梅珍三字改成张梅珍。

考试那天，老师叫张梅珍入场应考，叫了几声，我始终没有反应，此时张丽珍猛地推了我一下，我这才恍然大悟，赶忙应了一声：“我来了！”候考的人们都笑了，也不知是哪个孩子冒出一句：“她是聋子！”大家哄笑得更厉害了。这下臊得我满脸通红，心跳个不停。本来别的孩子都有家长带着，可我是偷偷来的，又改了姓，偏偏又让他们取笑！因此上考场就更加紧张了。我连头都没敢抬。

老师问：“你会唱戏吗？”

我答：“不会。”

再问：“会唱歌吗？”

我答：“会唱歌。”

老师说：“别紧张，哪个歌唱得好，就唱哪个。”

老师态度挺和气，我这才稍微平静下来，拉开嗓门，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是我在难童夜校学的，而且是全班的领唱，所以唱得信心十足，也敢抬头了。抬头看时我才发现原来考官一共有6位，只见他们都点头赞许。没等我唱完，刚才

问话的老师便站起身向我走来，他瘦瘦的身材，长得很清秀。他让我随他喊“伊——”“啊——”这下坏了！这种喊法和我唱歌的声音不一样，我挤着嗓子学了几声，他摇摇头，对后面几位老师说：

“没小嗓。”随即又让我弯腰、踢腿，用手势让我跟着他比划，又让我用眼睛看着他的手，上下左右正转、反转，我边转他边说“好！”“好！”然后又教我跟着他念：“啊哈！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贫家……。”那时虽然口音不太准，但模仿得还比较像。他听了便和别的老师说：“都好，就是没小嗓。”一位老师说：“让她学老旦。”他摇摇头说：“那就可惜了这个小扮相和这双眼睛了。”随说随用手按住我的眉梢往上挑了挑，接着又说：“两个大酒涡，真够甜的，学刀马花旦吧！这行可苦啊！你能吃苦吗？肯下苦功练吗？”我没等他说完，便连珠炮似地回答：“老师我行，我在家就能吃苦！什么苦功我都能拼命练好，收下我吧！”“行。这孩子挺冲，回去等着看榜吧！”我从他的语气中感到自己考中了，便恭恭敬敬地给老师们鞠了个躬，响亮地说了声：“谢谢老师！”便退出考场，飞一样地跳下楼梯。三天后（1939年12月3日）看榜，我名列第二，仅在顾小秋（即顾正秋）的后面。后来才知道，那位决定我命运的主考老师，就是我的恩师关鸿宾先生。关先生是我艺术征途上第一位引路人。

上海戏校的创办人许晓初

上海戏剧学校，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以能与北京的富连成科班、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相提并论。是由于它为中华民族的京剧艺术造就了一大批栋梁之材。人们都熟悉风靡一时的“正”字辈演员，也知道培养正字辈演员的校长陈承荫及许多著名教师。然而，为什么要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于江南办起这所京剧专科学校呢？这就不得不说一说她的创办人许晓初了。

许晓初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五四运动时期曾积极投身

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最后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当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时，他已是一个拥有几十家大中企业的实业家了。1939年许先生联系一些社会人士如虞洽卿、林康候、袁履登等，提出创办上海戏剧学校的主张，目的是使代表我国民族文化的戏曲——京剧和昆曲事业，在上海生根开花，培养出江南的一代戏曲人材。于是，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校董会。虞洽卿任名誉主席，林康候为主席，许晓初、袁履登为副主席。校董有：闻兰亭、江一平、许冠群、顾光明、俞松筠、张敬礼、李润田、李佑宸、姚俊之、孙雪影、项康元、高培良、虞兆兴、裘倬其、刘叙云、金宗城、沈长庚、张福康、王皋荪、吴发来、魏廷荣、鲍和卿、金亦畊、李时敏、江子诚、蔡仁抱、李宝森、金信民、董兆斌、费穆、张松山、黄宪中、邱长荫、范鑫培、史致富、陈星五、金廷荪、裘星五、陈承荫。这些人都是当时上海的企业家、实业家、影剧家、法律家和大剧场、大饭店的经理，从这些不同职业的人选上便可看出许晓初用心良苦。他把办学校前后可能遇到困难而需要的各方面人选，都纳入了校董会，而这个校董会也确实为学校建立了功绩。学校的经济投资，主要都是由许晓初承担。就这样，一所私立上海戏剧学校成立了。学校不收学费，还发给学生演出补助，这不但吸引了当时一些贫苦人家的子弟，也引起了京剧界前辈艺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我，当初由于年龄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并没有感到这个学校有什么深远意义，可是通过学习，特别是通过对演出剧目的积累，逐渐对上海戏校和许晓初先生，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例如：我们上演过全部《儿女英雄传》、《庆顶宝珠》、《祝家贤庄》、《和番出塞》、《平贵回窑》、《鼎盛春秋》、《缙紫救父》等剧目，这些剧目都是以除暴安良、惩恶扬善和宣扬爱国主义思想为内容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过这些剧目的选择与演出，可以看出许先生的爱国之心是何等之强烈了。后来许老在回顾上海戏剧学校办学之初的设想时曾说：“在沦陷区里，如果想办正式学校来教育青年，一定会受到种种

限制，如果办个戏剧学校，敌人便不会注意。而我们的戏剧，又都是讲忠孝节义（忠君即是爱国）的。能借此办学机会给孩子们灌输一些国家民族观念，岂不是一举两得？”当然，创办专业京剧科班，还与他的祖籍有关。许老祖籍安徽，他常说：“徽调的发源地是我的家乡，京剧是在徽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然后才成为一种极高尚的舞台艺术的，我从做大学生时起就非常喜爱京剧。”每当说到这里，一种非常自豪的神色便浮上他的笑脸。

说实话，在江南创办京剧戏校，无疑要冲破许多困难，首先是学生语音方面的改变较为吃力。被誉为国粹的京剧，有人认为它的策源地是北京，因此人材的成长也应在北京，如：富连成、中华戏校、荣春社等科班，都是前例，而江南人常用的“阿拉”、“依”等这些口语就与北京“哪儿啊”、“这儿啊”、“拐弯儿抹角儿”等走小轱儿的京腔土语不能统一沟通，没想到这语音差异竟成了有些人提出江南人不能唱京剧的第一个借口。许老当时很痛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孩子们很聪明，语音可以改。再说京剧不仅用京白，还有许多韵白，韵白都是湖广音中州韵，实在讲，它的老祖宗并不在北京，何况它现在被人誉为国剧。既然是国剧就有全国性，为什么南方不可以也训练一批京剧人才呢？”他这一主张首先得到当年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廌（徐是梅兰芳老师的知音）的赞同。关鸿宾老师和梨园界前辈们也为此受到鼓舞，纷纷支持许老的意见。虽说这是个语言关，可在当时也算一大阻力。我们这些学生为了冲破这一阻力都很努力。记得刚进戏校时，学校便订立了一条特殊校规，即走进校门，一律得讲北京话，不准说家乡话，违者受罚！这条规定还很奏效，对较快地改变学生江南语音，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学校免费上学，刚建校时为了解决学生食宿、练功、学戏等问题，每月都要开支巨大金额，加上校舍租金和添置各项应用设备，聘请教师等等，办学头一年，就花了五万多元（当时币制），后来每年五万都不够了。虽然学校有上海代表人物组成的一

个庞大董事会作经济后盾，但仍入不敷出。在困难时候最关心这个学校和对学校投资最多的，仍是我们的许晓初先生。

前面说过许老是上海的工商实业家，事务繁重，但对办戏校，却是关怀备至，而且不吝投资。开学后，他在百忙中，经常来校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和关鸿宾（教务主任）、俞云谷（总务主任）、陆琼堂（学科主任），校董金宗城、金廷荪、金信民、董兆斌等以及在这个学校任教的上海名师们，共同研究怎样又快又好地把学生培养成材。又如，学校为了吸取北方科班训练扎实基本功的长处，学生入校先集中打好基础，选出“角儿苗子”，然后抓住所有南北名演员来上海演出的时机，重金邀请他们到校传教。名角到上海就让学生去观摩演出，从而大开眼界，重点学生更是每场必看。看好戏，看名角，看精华，博采众长，这些都是许晓初先生提出的主张。再说我们的校董会有好几位是剧院经理，这就为实现多看戏和看好戏的主张带来了方便。所以，只要有名角到上海演出，我们全校师生70多人便整队出发，集体观摩学习。当时上海戏校的同学们都是身穿阴丹士林布大褂，佩戴三角型校徽，上铸引吭高歌的金鸡，这是一枚很有特色的校徽。同学们男生剃光头，女生大多扎小辫。两个一对排着整齐队形，从白菜尼蒙马浪路（今马当路）学校出发，步行到剧场，一路上招惹好多路人，止步伫立观看我们这支队伍。其中有时碰上知情者，便津津乐道地向人介绍说：“这是上海戏校的学生啊！他们学戏很快，不久就要登台演出了！”“格班小学生好整齐，格里小囡蛮守规矩格。”这些议论和赞扬声，在同学中间相互传递着，鼓舞着我们，老师们听了自然也很高兴。由于能看到好戏、好角儿，所以走路不论多远，我们没人叫苦喊累，而且戏看得很认真，真是大开眼界，增添见识。应该说，幼年学艺时的观摩，对我们以后取得艺术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校董中的金廷荪先生是黄金大戏院（今大众剧场）的经理，董兆斌先生是更新舞台（今中国大戏院）的经理，这两个戏院专接北京来的名角，他二位又都

是前台的负责人，只要学校提出要求，两位校董为了培养扶植后一辈，没有一位推辞的，因而从1940—1945年期间，我们不但看到了很多的好戏，而且看到很多名角儿。在名角三天打炮戏后，许老往往要和陈校长并其他几位有关的校董以及关鸿宾老师等，相互研究该让学生们去学什么戏了。研究妥当之后则由许老出面请名角儿吃饭，地点一般都在金谷饭店，因该饭店是我校董事金信民和俞云谷二位合办的，收费可以低廉。如果请的是旦角老师教戏，我和顾小秋俩能参加。吃饭前先拜见老师，然后，就定下学戏的日子。说来也怪，凡来上海的名演员，见了我们这些“正”字学生，无不喜爱。例如：芙蓉草（赵桐珊）老师，见了我和小秋竟赞语不迭地说：“这样的学生，找都找不着，给不给酬金我都要教。”就这样，我和小秋很顺利地向赵老师连续学了《樊江关》（小秋饰薛金莲，我的樊梨花）、《十三妹》（小秋饰张金凤，我的何玉凤）、《得意缘》（我的狄云鸾、小秋的郎露玉）、《乾坤福寿镜》（小秋的胡氏，我的寿春）等剧。此后，被邀请到校教戏的名角不胜枚举。如张君秋老师教《汉明妃》、《祭塔》。宋德珠老师教《杨排风》、《扈家庄》、《金山寺》、《擂鼓战金山》。王瑶卿师爷和王玉蓉老师教《王宝钏》。程玉菁老师教《棋盘山》。萧长华师爷教《连升三级》、《扫地挂画》。郭春山师爷教《回营打围》。马连良老师教《火牛阵》。谭富英老师教《定军山》。李洪春老师教《截江夺斗》、《大名府》、《小商河》。丁永利师爷和王金璐老师教《林冲夜奔》。瑞德宝老师教《天霸拜山》。陈富瑞老师教《钟馗嫁妹》。傅德威老师教《艳阳楼》、《铁笼山》、《状元印》、《战濮阳》、《四平山》。杜富隆老师教《岳家庄》、《八大锤》、《虹霓关》。李盛泉老师教《目连救母》、《断后龙袍》。李盛佐老师教《盗双钩》。殷金振老师教《时迁偷鸡》、《打瓜园》。赵德钰老师教《白良关》。黄桂秋老师教《双官诰》、《春秋配》、《别宫祭江》。魏莲芳老师教《霸王别姬》。吴富琴老师教《碧玉簪》、《玉狮坠》。周斌秋老师教《宇宙锋》。朱传茗老师教《思凡》、《游园惊梦》、《费贞娥刺

虎》。张传芳老师教《春香闹学》。周传瑛老师教《雅观楼》。梆子名伶四盏灯(周咏棠)老师教《蝴蝶梦》(大劈棺)、《红梅阁》、《阴阳河》、《梵王宫》。老前辈陈桐云(荀慧生老师的师尊)教《大英杰烈》、《穆柯寨》、《翠屏山》、《胭脂虎》、《玉玲珑》、《浣纱溪》、《下河南》。谷玉兰老师教《打杠子》等等。几十位名家到校传教,在短短几年里,对各种流派技艺博汲广受,这也是上海戏校培植学生成材的重要条件之一。每当这些剧目教毕学会,立即组织排练,进行实践演出。这样在老师们上海演出期满离沪北返之时,他们留传下来的优秀剧目,已经成为我们经常上演,而且十分叫座儿的好戏了。

为请著名老师来校传戏,许老从来不惜重金,他曾说:“花几个钱算不了什么,培养人才就得花钱。把艺术留在咱们学生身上,钱就没白花。”当时他身兼好几个企业的领导职务,忙碌非凡,但只要戏校有活动,如请各界来校参观,响排、彩排等,他必赶到,并恰如其分地指出戏中的某些不足和学生的某些缺点与失误等。我认为他不仅是一位能干的企业家,也是一位艺术教育领导专家。前不久,一位朋友转来他在台湾与新续夫人合影的一帧相片,我端详他那和蔼可亲的慈祥笑容,心中感慨万千。他为了培养我们这些“正”字辈学生花费了大量心血,如今虽寿臻期颐,但老而弥笃,从他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的笑容中包含着无限的欣慰与自豪。

统一艺名排“正”字

我们进上海戏校学艺刚9个月,全体同学已学会了三台戏,而且准备对外演出。这时报上要登载我们的名字了。校董、校长和老师为我们考虑再三,只有学生统一排字,才能显示出学校的气魄和阵容,日后也好鉴别是上海戏校的学生。经过校董会的商议,最后决定选用“正”字排名,即每人名字中间,都用一个“正”字。为了这件事,老师们可真是绞尽了脑汁,最后决定一

般都保留原名，只改中间的一个字。如：顾小秋改为顾正秋，张梅芬改为张正芬，周其荣改为周正荣。而有的原名不大好改，如只改中间一个字显得不太理想，像关正明原名关宝永，如改叫正宝或正永，都不响亮，于是选用他的开蒙老师关盛明的“明”字，即改为关正明。再如王正堃原名王大庆，学校想培养他成为前辈著名武生孙毓堃那样的名角，故选用了“堃”字，改为正堃。而我又破例得到老师们的恩宠，记得关鸿宾老师在宣布排“正”字改名的大会上，对我的改名加了注语说：“张梅珍如果改为张正梅或者张正珍，名字都不很响亮。我们给她选择了一个‘芳’字，这个芳字是很响亮的，谁不知道梅兰芳、李世芳都是好角儿，我们也很希望你张正芳能成为好角儿，所以把这个最好的‘芳’字给你了。尽管你现在已经能唱几出不错的戏了，可你嗓子还不行，也只能算是‘半拉角儿’吧！你一定要争口气，如果嗓子出来，就是个好角儿，就算嗓子不出来，只要你肯练真功夫，争取掌握‘一招鲜’，同样可以‘吃遍天’，照样也是个好角儿”。在关老师和众位师长的爱护与鼓励下，我获得了“正芳”这个响亮的艺名，也从此和原名宋梅珍毫无联系了。其实，老师对每个同学的名字，都是费了苦心的，所以凡“正”字辈的名字，没有不好听的。后来又招收了不少同学，也都用“正”字排列，前后总共186名“正”字辈的同学，活跃于京剧舞台上，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独标异帜，自成流派，终于为京剧历史增添了具有光辉色彩的一页。

辛勤教导我们的老师

上海戏校正式开学后，第一个学期就不像许晓初先生筹划的那么顺利。也没实现简章上写的解决学生的食宿问题的规定。我们入校后各方面都达不到北京科班管吃管住的标准。校舍是租用当时法租界白莱尼蒙马浪路A 41号的一处二层小楼，大小共六间，加上过道也不足200平方米，既没有食堂，也没有宿舍，更谈不到